

水坑口和上環

佔領留下的歷史烙印

水坑口在上環，自上環街市以西的一段皇后大道中，從前通稱為水坑口，本來是一個地區的通稱，現在已很少人這樣稱呼了，因為“水坑”已經不存在很久。現在留下一條街道，名“水坑口街”，這條街道從荷李活道斜斜而下，至皇后大道中止。這是本港一條古老的街道。

“水坑口街”的英文名稱為 Possession Street。英文名稱與“水”和“坑”都沒有關係，這 Possession 是佔領的意思，譯意當為“佔領街”，為什麼這條街會用一個“佔領”的名字呢？原因是，當 1841 年英軍佔領香港時，該處是英軍登陸的地方，即最先佔領的地方。後來開闢街道，故稱之為“佔領街”，留下了歷史的烙印。

原來在 1841 年時，香港海岸線比現時要向南移約千多碼，當初的海岸線在現時的后大道南邊，自中環到上環，都是以皇后大道中南邊的地方為海岸線。英軍乘軍艦來港，要找一處較安全的海灣登岸完成“佔領”的手續，最適當的地方，就是水坑口前面的海灣，因此英艦就停泊在海面，英軍乘小艇登陸，先在



現時的水坑口街外豎起第一面英國旗，表示已經佔領了全島，在很多英文古籍當中，稱該處為“佔領角”，一些英文古老地圖，亦有“佔領角”一地，其地理位置，就是現時的水坑口街。為什麼英軍選擇在水坑口街登陸呢？主要原因是該處有條大水坑。

軍隊佔領一處地方，必然先在該處紮下軍營，紮營的地區，首先要有水源。水坑口當時有一條瀑布，從荷李活道上面沖下來，水質極為甘冽，這正是水源最佳的地方，因此英軍就在該處登陸，先行佔領水坑附近的地方紮營。

這條水坑上面，有一塊較為平坦的凸出地，這塊地離水坑只數十步，地勢凸出而平坦，可瞭望整個香港的海港，宜於紮下軍營。於是軍隊就在該處紮營，在該處豎立旗竿，升起米字旗。這塊土地，就是上環“大笪地”，它的位置在水坑口街旁邊。英軍中的工兵，就開始在該處建築香港第一條街道荷李活道。而大笪地的軍營，就叫“西營盤”，因該處在香港的西面。

英軍以水坑口和大笪地為據點，一邊開闢道路，一邊將軍隊擴展到港島各方面去。其擴展的路線，都是以荷李活道為中心的，這條路原是鄉村的山路，古已有之，它向山上伸展，可到薄扶林道和香港仔，可到太平山，東面可到跑馬地、灣仔與銅鑼灣。這條山路，就是裙帶路，街坊們有興趣，不妨到水坑口街和

大笪地一帶去觀察，就會發現，現時的東華醫院及其附近一帶的地勢，和大笪地聯成一氣。這一片廣大的地區，就是當時英軍紮營之地，它就是“西營盤”的所在。故此，後來這一帶山下的新開發和填海地區，通稱為“西營盤”。

最先抵港佔領的卑路乍軍官

關於英軍在 1841 年登陸水坑口時的情形，可參考馬沅所著《港島割讓史略》及司徒胡君麗寫的《香港史話》。《香港史話》中譯本載云：

義律派海軍指揮白萊謨（J. J. Bremer）去接收香港。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，白萊謨帶領一批海軍在太平山下登陸。他們豎掛起英國國旗，將他們登陸的地方取名“接收點”（Possession Point）。

譯文中的“白萊謨”即我國近代史作者所通譯的“伯麥”將軍，他是由澳門來香港的。所謂“接收點”即“佔領角”。《香港史話》原為香港電台英文節目中對兒童聽眾的講稿，中譯本由許性初先生所譯。許先生既未參考中國各近代史學者對“伯麥”的通譯性，而譯為“白萊謨”，同時亦未參考香港中國史地研究者對“佔領角”一詞的通譯性，而稱之為“接收點”。



水坑口和上環

本港地名有中文通譯性，其中英文的 Point，通譯為“角”，而不譯為“點”，故另一本由林友蘭所著的《香港史話》則稱：

公元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，英國駐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率領他的部屬，登上香港島西北一個高約二百呎的海角，舉行一項隆重的升旗儀式。數百名官兵在英國國旗冉冉上升的當兒，鳴槍慶祝，海面上的英艦同時亦放禮炮，一時煙硝瀰漫，炮聲隆隆，打破四野的沉寂。（自註云：這海角後定名為“佔領角”，即今日上環水坑口街附近的大笪地所在。）

本港有很多地名和街道名稱，是和當時佔領香港有關的。考英軍佔領香港之時，先於《南京條約》訂立之前一年半。因 1841 年初，義律和琦善訂立了《穿鼻條約》，由琦善以清廷的欽差大臣身分割香港給英國，故義律先派艦隊司令伯麥來港佔領。其後英國調回義律，再派砵甸乍來華發動大規模的鴉片戰爭，迫清廷訂立《南京條約》，才正式割據香港。上引各文，都是《南京條約》訂立前英軍佔領香港時的情形。馬沅的《港島割讓史略》稱：

中英兩國歷年齟齬，屢起衝突。一八四一年一月中旬，兩軍復激戰於珠江流域，清軍敗績。此役既終，英軍即根據

滿清欽使琦善之和議協定（即《穿鼻條約》）接收香港。其時義律已南返駐節澳門，曾於一月二十日以駐華欽使兼商務總監、海軍少佐名義在澳門發表佈告，通告在華英僑，謂香港一島現經永遠割讓於英國。同月二十五日英國海軍少佐庇爾乍（Belcher）率同官佐多人登陸，在太平山豎立英國旗。翌日（道光廿年庚子十二月十八日）英國遠東艦隊司令伯麥，率領全隊軍艦由澳來港，正式接收土地。時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在位。故名其地曰“皇后城”。

此項記載與上述兩書所載略有不同，即佔領香港之時，是 1841 年 1 月 25 日，是由“庇爾乍”先來佔領。這“庇爾乍”即卑路乍，今西環卑路乍街以其人名命名。

英國海軍小將卑路乍是最先抵港佔領的軍官，他於 1841 年 1 月 25 日來港，在水坑口登陸，豎起了第一面英國旗，故水坑口街的英文名意譯為“佔領街”，它是首先佔領之地。

而大笪地則是第二天艦隊司令伯麥作官式佔領之時，他在大笪地上舉行正式儀式。因這時英軍已在該處建成軍營，可供英軍佔領之用。卑路乍當時是乘坐“硫磺號”戰艦來港，他是由香港島北邊，經過南丫島旁邊而入上環，因此現時香港地圖上的海灣名稱，留下了當時的歷史痕跡。照《政府地圖指南》上冊第 79 頁所載的地圖，西環摩星嶺對開的海峽，名硫磺海



峽，硫磺（Sulphur）正是卑路乍所乘的戰艦的名稱，它是第一艘經過該處而佔領香港的海峽，故將該海峽定名為“硫磺海峽”。此海峽為青洲島與摩星嶺形成的狹窄海道。此外，同一地圖有“卑路乍灣”的地名，此名即以卑路乍之名而命名。它的位置在石塘咀與西環的海面，有別於上環至灣仔的海灣稱維多利亞港，這些地名都留下最初佔領香港時的烙印，證明卑路乍是最先抵港的英軍將領。為什麼海峽的名字用卑路乍所乘的戰艦命名？海灣又用他的名字命名呢？原因是，香港官方的第一張地圖，是由卑路乍將軍繪成的。他是一位繪圖及測量專家，義律派他先來香港佔領，正是叫他先行制訂香港地圖。

香港原屬中國的領土，英國人對香港的地形和地勢只有一個表面的印象，既然此島歸英國統治，首先就要確定很多海灣和陸地的名稱，義律先派卑路乍來港佔領，他在水坑口登陸，便將水坑口稱為“佔領街”，在水坑口對上的一座高地上建立軍營，稱此地名“佔領角”，將他的座駕艦經過的海峽稱為“硫磺海峽”，把自己的座駕艦停泊的海灣稱為“卑路乍灣”，然後將海港以維多利亞之名命名，將此海港的海岸稱為“女王城”。卑路乍於 1841 年 1 月 25 日率先頭部隊佔領香港時，曾向義律寫了一份報告，該報告的中譯片段，載於馬沅的《港島割讓史略》中，其報告云：

本軍奉令接收香港，當時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率領全體艦隊官佐士兵登陸，香港島在北緯二十二度十六分三十秒，與東經線一一四度六分三十秒之間，與九龍半島對峙，附近南丫島（博寮洲），從北面入口須經南丫海峽，本艦隊既奉令赴港，即自珠江上游開駛，史葛艦長駕三馬蘭號殿後，而支隊司令座駕艦高里合號率同蘭號、赤雅仙號及摩特士號赴港迎迓支隊司令來港，又歌林拜號開赴舟山群島，召回駐防各艦。本艦抵港，即於是日星期一上午八時會同全體艦員登陸，在太平山豎立國旗，然後開始大量工作，劃地駐軍。翌日各艦相繼至，當由海軍支隊司令伯麥正式舉行接收典禮，鳴炮慶祝。

卑路乍的硫磺號實際上是一般工程兵艦，艦上有很多丈量儀器，而艦上的士兵，大部分是工程兵，他們在水坑口登陸後，即開闢道路、建立軍營，故水坑口街，應是港島的第一條街道，它被冠以“佔領”的名稱，正符合事實。

開埠初期的“中國城”

水坑口街上面的荷李活道，原是一條山路，因首批英軍紮營於大笪地上，便要開一條路通往上環和中環，故荷李活道是全港第二條開闢的道路。香港的發展，是由水坑口開始的，而水坑口一帶，亦成為開埠



水坑口和上環

初期來港謀生的勞工及小商人聚居的地方，他們住在接近英軍軍營的地區，以便就近出賣勞力，謀兩餐一宿。水坑口的水坑，是當時港島北部最大的水源，不僅英軍在此取水，附近市民，亦在水坑取水，當時由於衛生設備不足，附近瘧蚊最多，英軍在此紮營，患瘧疾者最多，死亡率亦極高，曾引起英軍的恐慌，故後來德忌笠將軍將該處的軍營，全部放火燒清光，將英軍軍營，移到德忌笠街附近。

於是，水坑口一帶的地區，便變成了“中國城”，是清一色的中國人居住區域。這是 1845 年以後的事。

香港的第一間警署，也是那在水坑口附近荷李活道上。現在該處有條小巷，名叫“差館上街”，最初的警署，是建在該處的，後來建成了荷李活道一號差館，才將差館上街的差館撤銷。

水坑口附近的差館上街的差館，是在 1857 年當荷李活道與奧卑利街之間的中央警署建成時才取消，而將警察總部移至該處的。所以中央警署，至今仍有人稱之為“大館”，此“大館”之稱，即表示它是最大的差館之謂。

1843 年在水坑口附近的差館，除英籍警官之外，警員大多數是印籍警員，當時印籍警員的宿舍，就在差館下面的營房內，這個營房，即現時的摩囉街，因印度人俗稱摩囉。後來差館遷往“大館”，住在摩囉街的印籍警員仍有很多未遷去，當宿舍遷去後，仍有很

多印度人來此聚居，因此港人就把它稱為摩囉街。從佔領街、摩囉街、差館上街這些地名，可知水坑口一帶，是本港開埠初期的行政與軍事中心，其後在中環的荷李活道一帶，建設很多新建築物，才將行政與軍事中心移至中環。當軍營移至德忌笠街去時，大笪地和東華醫院一帶的軍營區經過放火消毒之後，該處一帶漸漸建了很多民房，水坑口街亦已建成很多房屋，當皇后大道填平岸邊及開成馬路時，自上環到西營盤一帶，已成香港的商業中心地帶。

當時中環叫維多利亞城，上環和西營盤一帶稱為中國城，這樣的稱謂，是西人別有用心的劃分，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宜與西人為鄰，應該限制中國人住宅向中區伸展。當時的威靈頓街、雲咸街及該處向東的一段皇后大道中，都是西人區域。

現時很多中國傳統行業，仍然集中在上環一帶，例如藥材、海味、雜貨、洋雜、布疋等行業，都仍然在上環集中經營，這些行業至今仍以上環為中心，足以說明本港開埠時的情形，因為這一帶，都被西人稱為“中國城”，而由威靈頓街起的中環地帶，則以“維多利亞城”稱之，表示該處是西人聚居和貿易中心，洋行、船務公司、雪廠、銀行等等西人的行業，都集中於中環，似以威靈頓街口劃分界線。



水坑口和上環

重建焦土 填海得地

隨著香港的商業發展，華人來港經商的人日漸增加，很多商店都從上環向東移，移至威靈頓街口。怎知 1851 年 12 月 28 日，中國城與維多利亞城之間的樓宇突然失火，當時的樓宇多用磚瓦及木材建成，火勢又因北風凜冽而越燒越烈，將該處的房屋燒個清光，威靈頓街至皇后大道中一帶的房屋，全部燒毀。這次的火災，共燒毀 472 間房屋，中西樓房，一律付之一炬。

事後整理災場，當局將燒毀的房屋磚瓦泥頭木炭，全部搬到附近一個淺灘上，作為填海之用，這個海灘就是今日的蘇杭街、永樂街及上環的文咸東西街，填好了這個淺灘之後，就得了大批土地。中國商人就在該處買地建築樓房，那些經營南北貨生意的商號，就集中在該處，形成今日的蘇杭街和南北行街，這一大片新土地，仍然集中在上環，並且距離水坑口不遠。

自 1851 年 12 月 28 日大火之後，西人不再堅持將中國城與西人的維多利亞城分開。因為這一大片焦土需要重建才能居住，而且當時西人已發現住在半山勝於住在海邊，乘機將中環的土地賣予華人，讓華人承擔起大火後的重建工作。華人買了這些焦土之後，發現重建樓宇並不容易，而且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賺錢。